艺术·名流

# 拨动人们内心的“天使琴弦”

## ——访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

本报记者 钱 力

盛中国

“杰出的音乐表演大师”“最迷人的小提琴家”“中国的梅纽因”……这是世界音乐界权威人士对他的赞誉。

他是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将中国的《梁祝》等传统戏曲以崭新的形式带向世界各地。他与日本钢琴家濑田裕子喜结异国姻缘，成为备受瞩目的音乐界“黄金搭档”。

他说，小提琴演奏，左手要长在琴上，右手的血脉要流入弓里。

他说，小提琴演奏家在台上是天使，在台下更要是天使，要懂得用艺术的眼光来安排生活。

他的名字中，就盛满了浓浓的中国情。

### “我这辈子就跟你在一起了，我的快乐、痛苦”

第一次见到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时，记者差点没能认出他来。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有着一头洋气的卷发，鼻梁上架着一副考究的墨镜。直到不少人围住他索要签名，才敢肯定：的确是他。每到一处，只要盛中国往那儿一站，就成了一道地标式的风景——与之合影的琴童的眼神中都流露出兴奋与满足。

今年73岁的盛中国，眼睛炯炯有神，身材挺拔潇洒，语速快、笑声朗，从内到外给人一种特别的感染力，让人不忍尊称他为“盛老”。他告诉记者，自己的保养秘诀就是始终处于忙碌状态。“成就感是一个男人最好的护肤品。无暇顾及琐碎，心胸自然开阔许多，也就年轻了。”他说。

这样一位偶像人物，在小时候，也有自己的偶像。

“小时候，我父亲经常拿出手摇留声机来，播放克莱斯勒、海菲茨、梅纽因等名家的唱片。每当听到那些曲子，我就会浑身发颤，情不自禁地掉眼泪。”盛中国说，父亲见到此状，鼓励他说：“孩子，你好好练，总有一天，你会像他们一样。”

1979年，梅纽因访华，在北京红塔礼堂，他与盛中国同台，合奏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梅纽因就站在我身边！简直难以置信。后来，梅纽因还给我题了字、写了信，说我是他在中国演奏巴赫双提琴协奏曲的最好的合作者。”盛中国动情地回忆说。

盛中国的父亲盛雪是中国著名的小提琴教授，母亲朱冰从事声乐。他们养育了11个孩子，其中10个以音乐为专业，共有9人拉小提琴。长子盛中国，自幼受到中外音乐的熏陶和严格的艺术训练。“我小时候从来没玩过，也不奢望爸爸让我玩。”他说，一年四季，只有除夕夜可以不拉琴。

盛中国的童年没有玩具，小提琴就是他最好的伙伴。“我记得有一次，看着手中的提琴出神，不由自主地用脸蹭它的虎纹，心想：我这辈子就跟你在一起了，我的快乐、痛苦，一切都跟你在一起了。”盛中国从小就有这样一种感觉，“手中的琴是有生命的，它最理解我，也最懂我。”

**盛中国现在有60多把小提琴。他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先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琴，然后才洗脸刷牙**

盛中国现在有60多把小提琴。他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先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琴，然后才洗脸刷牙。“这已经成了习惯，我每天都要先跟它问早安。”每买一把新的小提琴，哪怕是睡觉，盛中国都要将它摆在身边。他将小提琴比做画家的调色板，希望自己拉出“狂怪求理、虚实相生、音逝神往、诗情画意”的五彩斑斓。

“提琴的大美就是它的歌唱性，演奏者不同的风格演绎出不同的神采，同时也必须符合艺术规律。”盛中国一直在狂怪中求“理”。“拉琴的最高境界是，拉到琴外面去，成为一股仙气。”他说。

小时候，父母让盛中国看《古文观止》。在这些名篇中，他接触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雅、气节。“中国音乐的美，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中皆有韵律。”与此同时，盛中国还广泛涉猎海涅、济慈、拜伦、莎士比亚、普希金等人的作品。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出国学习音乐的留学生，在莫斯科的4年，他去过很多博物馆，看了很多名画，每周都听音乐会，博采世界艺术众长，在潜移默化中，盛中国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既有中国的水墨和诗词所表现的婉约，也融入了国外很张扬的东西。

音乐的艺术气息也渗透进他生活的点点滴滴。在盛中国的演奏会上，他很少穿重复的衣服，而且衣服的样式、颜色都由他自己一一设计。他的住所四壁立白、朴素简洁，但是处处透着艺术气息。沈宗骞的《名山读书图》、日本室町时代狩野的《富士山图》、中国的山水风景画、大提琴状的椅子、具有200年历史的意大利茶几……盛中国说，这是一种对美的追求，对美的崇尚。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根琴弦，一根是天使的琴弦，一根是魔鬼的琴弦。真正的艺术家，能够帮助人们拨动内心那根天使琴弦。”**

盛中国希望，能够用手上的琴塑造一代人——“有品位、有道德底线的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根琴弦，一根是天使的琴弦，一根是魔鬼的琴弦。“真正的艺术家，能够帮助人们拨动内心那根天使琴弦。”他说。

盛中国始终认为，只有内心充满爱，表达出来的音乐才是真实感人的，否则就是作秀。现在，他将做公益事业当成了分内的事。视提琴如亲人的他，至今已经卖了3把提琴。“第一把卖了50万元，给贫困山区捐了25个塑胶操场。第二把卖了100多万元，捐给了老家的基金会。第三把卖了180万元，捐给了中国扶贫基金会。”“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捐出400万元。此外，每年他还举办多场分文不取的义演。他曾连续10年自筹资金举办北京市青少年音乐比赛，还经常到国内各大学演讲，积极推动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弦内拉到弦外，不变的是爱。

艺术·青春

# 李心草：在音乐世界里挥舞『魔法棒』

本报记者 祝 静

小提琴手、中提琴手、大提琴手、短笛手、长笛手、双簧管手、圆号手、小号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

34厘米的指挥棒、两平方米的指挥台就是他的“世界”。

与大提琴巨匠罗斯特罗波维奇合作后，被罗大师称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指挥大师”；2000年，他被《中国青年》评为“可能影响中国21世纪的100位青年”之一。

他就是李心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常任指挥，当今乐团最活跃、最受欢迎的青年指挥家之一。

### “只要是音乐就想学”

一张娃娃脸、一身休闲装扮、一个充满青春气息而又谦虚平和的年轻人，难怪圈内很多人都亲切地叫他“小草”，这是李心草最初给记者留下的印象。

翻开他的简历，你会震惊。20岁时，他就与上海交响乐团等国内著名乐团有了成功的合作；23岁，他即成为中央芭蕾舞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28岁，他便率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演出。他也是首位进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执棒维也纳交响乐团的华人指挥家，他的足迹遍布全球，许多西方观众在听了他的音乐会后都说：“李心草率领下的这支乐团是值得我们顶礼膜拜的。”

“你相信么，12岁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钢琴是何等模样。”李心草的话刚一出口，记者着实吃了一惊。

9岁那年，在云南保山的一家商店，李心草无意间发现了一盒磁带——音乐广播剧《贝多芬》，便央求外公买了下来。从此，儿时的李心草完全被音乐迷住了，每天反反复复地听这盒磁带，“长大后一定要去维也纳学习音乐的想法”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开始萌芽。3年后，云南省艺校来保山招生，李心草瞒着家人前去应考，结果只会吹几下口琴的他被招考老师一眼相中，便进了省艺校开始学起了长笛。“不论是长笛还是其他乐器，只要是音乐就想学。”李心草这样描绘当时热爱音乐的迫切心情。

长笛5年，李心草却学得很不专一，因为他被指挥迷住了。于是，利用学习长笛的业余时间，他着手组建了一个学生乐团。

1989年，李心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著名教授徐新。1992年6月，旅美华人指挥家胡咏言来到北京挑选助理指挥，李心草幸运地被选中了。当年12月，胡咏言推荐李心草到中央乐团任陈佐湟的助理指挥。1993年，在全国首届指挥大赛上，李心草荣登榜首。

之后，李心草的音乐道路一帆风顺。1994年夏天，李心草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芭蕾舞团。两年后，他考取了全世界知名的音乐大学——维也纳音乐大学指挥系艺术家学位研究生班，开始了维也纳的音乐寻梦之旅。

一路走来，李心草义无反顾地爱上了音乐，选择了与音乐相伴终生。“我还是很幸运的，老天给了我音乐上的天赋，我做着这辈子最喜爱的事情。”李心草这样总结道。

### “指挥棒要么价值千金，要么一文不值”

7月底，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与韩国KBS交响乐团在北京进行了首次合作演出。下半场，由李心草指挥国交演奏了德奥经典作品——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英雄生涯》。李心草对于《英雄生涯》的把控极为到位，他对这部巨作的解读令乐队和观众沉醉。

“对于演绎德奥经典作品尤其是对施特劳斯作品风格的掌握上，我算是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李心草显得颇为自信，“这些都得益于我在维也纳学习的3年。在那3年里，我更亲密地接触到了西方音乐。在那样的氛围下，我对指挥、对音乐都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

“指挥是乐队中唯一不发声的‘乐器’，要靠别人发出声音。因此，指挥，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自己理解的音乐传递给乐手、传递给歌唱家，最后传递给观众，这才体现了指挥的价值。”说起指挥和指挥棒，李心草滔滔不绝起来，“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指挥棒要么价值千金，要么一文不值。”

李心草告诉记者，要想了解一个指挥，不是到演奏厅，而是应该到排练场。在排练的时候，指挥家的手势是传达意义的。他要通过手势来告诉乐队，哪里应该轻、重、强烈、弱化、激情……“指挥一定要让乐团的人信服你对专业、对音乐的理解和认识，这也是最基础的一部分，剩下就是你怎么去跟大家打交道，在排练时也好，台上也好，台下也好，生活当中也好。”

### “用最通俗的语言普及交响乐”

近年来，为普及高雅音乐，李心草在积极奔走。他经常在全国各省市及众多大中专院校举行音乐讲座和演出，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追捧。

“交响乐的普及不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能够完成的，是持久的事业。李德伦先生将毕生精力都用在了普及交响乐上。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巨大的。”李心草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94年正值李心草大学毕业，李德伦带着他去广东做交响乐的巡演普及活动，当地观众的热情非常高。如今，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李心草还经常会在演出的间隙遇到慕名前来的观众，非常感动地向他表示正是当年的广东巡演活动让他们有机会接触交响乐，并从此喜欢上了交响乐。“李大爷已经去世10多年了，但是这种影响一直都在。能够把艺术传递出去，我感到很欣慰。”李心草很是感慨。

而和别的艺术家不同，李心草做交响乐的普及活动有自己的一套：“我是在李大爷的基础上又做了些许改变。我会用最通俗、最简单、类似流行音乐的语言来讲述交响乐，让观众在轻松之中看懂指挥语言并慢慢接受交响乐。”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台上台下的互动。在李心草所做的普及活动中，经常是台上、台下一片欢笑声。“每次为那些可爱的孩子演出，我都特别兴奋。我会用一套‘轻松快乐走进交响乐’的方式来传播交响乐，观众只需要带着耳朵来现场即可感受交响乐的魅力。”

同时，李心草也坦言，普及交响乐的工作来自一点一滴，目前职业音乐家数量有限、演奏交响乐场合有限，音乐家还要生存，不可能天天去开普及交响乐会，最有效的途径是从普通中小学生的音乐课开始。“也许，我会努力尝试从政策和体制上去改变目前的状况。未来，我可能还会编教材，让交响乐走进课堂，让那些贫困山区里穿不上鞋子的孩子们都有机会知道贝多芬、莫扎特是谁。这比我们每天排贝多芬、莫扎特的交响乐，仅仅演给一小部分观众听可能更有深远意义。”

艺术·中坚

# 刘之冰与《门巴将军》

本报记者 张 婷

对于一些观众来说，演员刘之冰并不是一个“熟脸”。其实，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的他在许多军旅、战争题材影视剧中担纲重要角色——1987年《解放》饰演李本子、1989年《开国大典》饰演毛岸英、1995年《敌后武工队》饰演马鸣、2000年《黄埔军人》饰演蒋介石、2003年《新四军》饰演黄江河、2005年《警中警》饰演常健、2008年《邓子恢》饰演邓子恢、2010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重点献礼影片《飞天》中饰演张天聪……

用刘之冰的话说，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后、从步兵到航天员、从士兵到将军，他几乎把中国各个时期、军种、级别的军人形象演了个遍——演军人，刘之冰乐此不疲。今年国庆期间，由刘之冰主演的影片《门巴将军》将在全国公映。

《门巴将军》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现任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李素芝的感人事迹。据记者了解，在西藏，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门巴（藏语医生）将军”的事迹，把李素芝奉为“活菩萨”。1976年，李素芝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主动申请到西藏支边。入藏37年来，他一心为西藏各族群众服务、为基层官兵服务，通过精湛的医疗技术和良好的医德医风，为推动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开展了150多项新技术攻关，其中20项创世界高原医学奇迹，36项属国内首创，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35项。他的足迹遍及西藏所有县乡，免费救治病人100多万人次。在他的努力下，西藏军民急性高原病的治愈率达99%以上，驻藏部队连续17年没有一名官兵因急性高山病死亡。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李素芝，用真心真情感动了西藏的百姓。

刘之冰在影片《门巴将军》中饰演李素芝

接到《门巴将军》的拍摄邀请后，刘之冰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剧组，于冬季进藏开拍。“在西藏，冬季是异常艰苦的，不仅天寒地冻、漫天飞雪，空气含氧量比平时更低，这些对50岁的我来讲，的确是个挑战。”刘之冰说，“但是，每每想到李素芝，想到他那么年轻就来到西藏，一干就30多年，做了那么多事，浑身就充满力量。”就这样，刘之冰和《门巴将军》团队在海拔4800米的高原整整拍摄了一个多月。

起初，记者很想知道刘之冰在西藏吃了多少苦。令人意外的是，刘之冰对这些只字不提。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刘之冰才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做每一行都得吃苦受累，做演员也是如此。而且，这一行所经受的磨难跟许多职业比起来根本不算苦。所以，我觉得我们吃的苦没必要让观众知道。真正重要的是尽全力演好角色，把片子拍好，给观众呈上一部有分量的影片。”

“很多主旋律电影本身题材很精彩、内容很扎实、人物很感人，可由于陈述方式和表现手法的问题，导致最终的影片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显得假大空，观众不喜欢看。”刘之冰说。为了演好李素芝，刘之冰无时无刻不在琢磨。除了翻看资料，他还去找李素芝本人聊天，找他的家人聊天，找藏民聊天。“只要提起李素芝，那些藏民的眼神就肃然起敬。他们握着我的手，聊起李素芝将军救助他们的种种事迹……可以感觉到，那份尊敬和感动是发自肺腑的。”刘之冰说，“我有责任把李素芝，把他的精神原原本本地呈现给所有人。”

《门巴将军》中有一场戏，刘之冰演得特别出彩。这场戏讲的是，李素芝为了克服高原病的难题，连续几年未能回老家看望家人。一天，李素芝正在工作，他母亲病危去世的噩耗却忽然传来。“李素芝在西藏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可自己的母亲病重直至去世，他却什么也做不了。他有多痛，我能够体会。”刘之冰说。因此，在戏中，当得知母亲去世后，刘之冰扮演的李素芝对着家乡的方向深深一跪，嚎啕大哭。刘之冰说，他要把李素芝对母亲的思念与歉疚的情绪统统宣泄出来。如此真实地表现一位共产党员、一位军人感性的一面，在一般的影视剧作品中确实少见。

记者问刘之冰的好演技从何而来，他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演技不是教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勤奋和悟性。“关键要发自内心地尊重和热爱演员这个职业，而不是把它当做牟取暴利的差事。这样，在演戏时才能心平气和，才能专心致志。”刘之冰说，“更重要的是，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向他们传递快乐、善良、幸福的信号。这也是一名演员的职业道德。”

《门巴将军》新闻发布会当天，刘之冰认认真真地与李素芝一家在人民大会堂合了一张影。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刚获得了第八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的荣誉称号，这是他向李素芝学习的最真诚的答卷。